

绝唱

吴祖光



郭风画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双叶丛书



张昌华 选编

绝唱

吴祖光



新风霞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双叶丛书



张昌华 选编

(苏) 新登字 007 号

绝 唱/吴祖光 新凤霞辑

选 编：张昌华

责任编辑：张昌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中市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10

字数：220,0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746-0/I·711

定 价：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摄于1985年9月9日



本书照片
除署名外
系作者提供



《刘巧儿》剧照



60年代
拍竣《花为媒》之后



患病前一个月
在中山公园
1975年





摄于1992年

鲍乃镛摄



吴祖光新风霞北京书画展

1994年2月2日





画作之一《老伴》
吴祖光题字



画作之二《长寿》
吴祖光题字



在帅府胡同
寓所北屋作画
1956年



目录

· 新凤霞辑 ·

3		父亲
8		我的婆婆
17		义父齐白石

25		“向你一生负责”
66		祖光是个男子汉
69		我教孩子捏泥人
75		怀念老舍先生
82		怀念梅兰芳老师
86		怀念小白玉霜
96		过年
99		剪窗花
101		作花祥
105		拜师难
111		我戴过手铐
117		我的艺名
127		谈谈《刘巧儿》
140		说说《花为媒》
150		挨打
160		我重新站起来了
166		我和书
		编后记

新凤霞辑

双叶丛书



父 亲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升平后杨家柴厂，是个典型的贫民家庭。父亲做小买卖，卖糖食、糖葫芦等。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比我母亲大十五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人养活，我从小就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

我父亲兄弟三个，还有一个守寡的大姑母。我父亲排行第三。我的二伯父和大伯父都比我们家好过些。大伯父是中医，还会算命，管人家的红白事，过年过节还给人家写对联，虽挣得不多，可是没有负担。他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后老伴，也不吃闲饭，给人家缝缝洗洗，伺候月子人等，因此他家日子好过。二伯父是京剧拉大弦的琴师，也会拉二胡、弹三弦等。二伯父精明能干，二伯母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后来二伯父娶了同庆后班子的有名妓女，她自己开班子，还买卖女孩子。二伯父自从娶了这位能干的二娘，生活更好了，搬出我们的院子，一家单住。二伯父出来进去穿绸裹缎的，比我们家强多了。二伯父买来的大女儿叫杨金香，唱京剧刀马花旦，是个好演员。

我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戏园子，也学着唱戏，也跟

他们一道练功，有时也能演上个小孩子什么的角色。

我父亲是个耿直人，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我去唱戏都是偷偷地去。因为我从小常去二伯父家里，受了大姐影响，也想长大了唱戏，当个好演员。父亲非常忠厚善良，他从小学徒，学糖食手艺，能做各种糖食，如麻糖、糖粘子、糕点、糖葫芦、炒红果、山楂糕、海棠蜜饯等等。后来因为家里负担重，父亲离开资本家，自己做糖葫芦卖。

因为父亲有肺病，又比母亲大十五岁，母亲常常为了生活太贫苦而难过，跟父亲吵嘴。我很小就懂事了，看见父亲挣钱这么困难，母亲常为生活艰难而流泪，我就对母亲说：“你别难过，我长大了挣钱养你。”

我从小就没有看见父亲坐下来休息过，永远是忙忙碌碌地紧张劳动。他常常咳嗽，再加上儿女多，生活贫苦，他吐血了。父亲吐了血还照样为这个穷家忙，天天出去做小买卖。

有一次，我父亲一大早就上市卖货，下了一整天大雪，父亲晚上回来，在大门口不住地咳嗽，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就赶快到门口去接父亲，看见父亲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又趴下身去用手抓起，连血带雪送回嘴里吃下去了。他对我摆着手说：“没有事！”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他认为这又补上吐出的血了。他有病不吃药，硬顶着。他常说：“吃药太苦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不吃药不是怕苦，而是吃不起。一次，母亲得了月子病，我给母亲煎药，父亲在一边说：“这药是补身子的好药，好好地煎。”煎好药，母亲吃

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父亲看见了心疼地对我说：“可别倒掉哇！太可惜了！这可是好药呢。不能浪费掉啊。”他端起碗来自己喝下去了。我看见了心里很难过，父亲有病舍不得花钱买药，他不是怕药苦，要不，怎么把母亲剩下的半碗药吃下去了呢？但这不是治他病的药，这是治经血不调的妇科病的药哇！父亲老实忠厚，没有文化，太无知了。他吃了这半碗药后，对他的吐血病当然没有好处。结果一天几次大便，小便也多，身体更虚弱了。父亲还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怕人家笑话他。我非常心疼父亲这个愚昧无知善良的劳苦人！我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长本事，挣钱养活父亲母亲！

我十一二岁就会做针线活了。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亲叫我帮她给父亲做一件半身长的对襟大棉袄，是旧里子旧面子，絮一层新棉花。这件棉袄，父亲去做买卖时才肯穿，平时舍不得穿上。一天，大雪才停，父亲就要出门，我母亲对他说：“风后暖、雪后寒，穿上棉袄去吧！”父亲开始不肯穿，被我母亲一劝才穿上了，可一转身又脱了，说：“去做买卖时再穿吧！”我母亲生气了：“看你这小气劲儿！”他才又穿上了。父亲这个可怜相儿招得我母亲常骂他。

我父亲每天都到妓院卖糖葫芦，晚饭以后去，要深夜十二点多才回来。我和母亲夜里给父亲等门，我们坐在炕上小炕桌煤油灯前做针线活儿，等着父亲回来。有时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先睡一会儿，我一个人等着。这天，我们正等着，听见外面呜呜地刮着

西北风，母亲说：“听听这大风，亏得今天给你爸爸穿上了新棉袄，要不多冷呀！”

我给父亲等门，他总是一进胡同就咳一声，我听出来是父亲来了，就赶快跑去开门。这天父亲连咳几声，我担心父亲这么心急是做买卖时受了什么气了，就赶快跑去开门。见父亲双手抱着肩，冻得直哆嗦，早晨穿出去的新棉袄没有了，就穿着小破夹袄。怎么回事呀？父亲不容我说话，就径直跑进了屋子。进了屋子一言不发，坐在炕边上对着小煤球炉子烤火。母亲一眼看见父亲身上没穿棉袄就急着问：“棉袄呢？”父亲已经暖和过来了，才慢慢地说：“给了人了。”我母亲急了：“你给了谁呀？这么冷的天，冬不借棉、夏不借扇哪！”父亲说是给了五兄弟了，就是我父亲的把兄弟，我叫五叔的。父亲说：跟五叔一道在妓院做买卖，五叔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被一个日本宪兵打骂侮辱，气恨不过，冲上去打抱不平，救了那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女孩子。那群宪兵就反咬一口说五叔偷了他们的钱，抓他进了宪兵队。

五叔为人很好，常来我家，是个坚强的汉子。他三十几岁，非常豪爽，直性子，常说：“人要有骨气，宁折不弯哪！”父亲说：这次五叔打抱不平被宪兵队抓走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夹袄。去坐牢哇！十冬腊月，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啊！要受刑啊！又对我说：“为人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我父亲一个字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会讲《三国》《列国》，讲侠客义士，都是从听书看

戏中学来的。

父亲把新棉袄给了人，母亲本来很生气；听父亲说完这些，母亲叹了一口气，也不做声了。

我的婆婆

我的婆婆八十九岁去世的，已经一周年了。她临终前身体没有病，就是太老了，她的一生把全副精力都付出来了，不愧于她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跟祖光在北京结婚时，婆婆在上海。我的孩子出生之前，婆婆就寄来了一个大包裹，里边全是各式各样的、一件比一件大一点的小衣服，多得足够孩子穿到四五岁。这些都是婆婆亲手缝的，件件精精致致。孩子生了，婆婆又从上海寄来了大批营养品。

因为演出任务重，孩子刚满月我就上班了。孩子不能吃奶，祖光决定把孩子送到上海请婆婆带着。照说祖母带孩子是正常现象，而且婆婆也愿意带，但实际上她困难不小。祖光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晚年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只能坐在一把宽大舒服的椅子上看画报，会客；用左手写字、画画。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式妇女，贤慧善良，悉心照顾着丈夫，连他用的各种笔，都一支支洗净涮干，整整齐齐摆在桌上。我们要送孩子来必然会增加她的负担，但她二话没说，只催我和祖光赶快到上海。